

汉语复字联绵化和词缀化趋势发凡

张 旭

提 要：汉语中有相当数量的复字其中成分间结构关系模糊，有些甚至成分的意义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未知性，致使在一般使用汉语的人的意识中这类复字已经发生向联绵复字性质演变的趋势，这类复字本文称之为残息复字；汉语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复字，其中某些作为成分的单字伴随形式上结合面宽特点的形成而逐渐发生意义虚化，从而最后沦为词缀并因此而滋生出原为汉语所无的派生复字。

关键词：复字 亚形态 残息复字 联绵 派生 词缀

1 总说

从现代共时的眼光看待汉语，进入复字范畴的词汇单位，有些产生的历史很长，有些产生的历史相对较短。各种各样的复字经时历变，不仅会发生形式上的变化，而且事实上总是伴随着形式的变化而悄悄地发生意义方面的变化。就复字而言，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的变化应该是同时发生的，只不过因为变化的速度和在一定历史时期所能显现出来的变化程度的不同，有时我们很难发现和进一步很清楚地描绘出这两个方面的变化情况。

但是，由于汉语词汇变化的事实并非自今日始，站在今天的共时的立场我们已经能够观察到汉语词汇变化的某些结果。大体说来，我们能够发

现两种性质的或者说从两个不同的侧面发生的变化：一种是，作为复字，原先所由结合的单字的意义以及单字意义的结合过程已经变得模糊，但模糊的情况有所不同，有的在一定程度上尚可做出分辨，有的则基本上难以看出复字产生的历史本原。另一种是，复字已经发生形式和意义的裂变，总体说来，所谓裂变目前大都尚处于变化的过程之中，因此所能看到的不同复字的裂变程度也就有所不同，有的可以认为已经接近达到结果状态，有的则还须要接受漫长的时间的考验。

前一种变化，即复字的成分和成分之间最初复合时的结构关系模糊化，其模糊极限是传统所谓两个成分各自单独时意义为零须要连缀成义的联绵词。一般说来，联绵词展现给我们的是它的文字形态——我们称之为亚形态（张旭，2004），其中文字所反映的相应语言的字的意义在这里不起作用，换言之，为了减少新创汉字之烦，我们的祖先一例以汉字通假的方法，用一个原本有意义的汉字去临时记录另一个没有意义的语言的字，由此而成就了一件采用复字形式而实质上只表示单字意义的原只发生在古代汉语中的历史事实。

后一种变化差不多与前一种情况相反，即变化的作用不是使复字结构单纯化，而是使复字的一个成分失去原来作为单字的意义从而获得类似西方语言的词缀的性质，由此打破了古代汉语无词缀的词汇局面。

当然，以现在作为汉语发生发展史的一个时代层次的观察点，上述两种变化所概括的词汇事实并不是汉语全部，并且我们一时也无法具体估计变化所涉及的词汇单位能在汉语总体词汇中占有多大的比例，但是似乎能够肯定地说，复字联绵化和复字词缀化所反映的绝非个别事例，而是已经取得一般意义并且开始表现出不断向更高程度发展的变化趋势。

2 复字的传统描写

2.1 现代经典的语法观念理论

关于汉语复字的认识，语言学大师赵元任的论述堪称现代经典。他对汉语词汇的宏观认识是（1979）：在古典汉语里，如果抛开诸如改变一个音节的声调或者变清辅音为浊辅音以造成致动词这少数非能产性的形态手段不算，多数语素都是词。因此西方学者中间通行的说法是汉语语法全部是句法。可是在现代汉语里，词已经多数变成双音节或多音节，很多早先是自由单音节语素——换句话说，词——现在只是作为粘着语素出现在复合词里头。而且，少数出现在复合词里的粘着形式已经失去作为根素的意义，取得词缀的身份，标志它所参加的词的功能，用以形成各种类型的派生词。

从上述大段的精辟论述中我们能够看出，赵元任把复合词看成是汉语的单字语素——或者径直说，单字——直接复合的产物，而现在所谓派生词，则本质上属于复合词内部成分裂变的结果，就是说，对汉语而言派生词以及相应词缀这种新型语言词汇单位的出现都是后复合词而发生的事实。

复字的描写主要是对复字进行分类。针对同一种语言事实可以有多种互不相关的分类原则，因而分析出来的类别会有交叉。譬如从自由与否和结合面宽窄两个角度来看，有的复字的成分是自由并且结合面宽的，有的复字是自由而结合面窄的，有的复字是粘着而结合面宽的，有的复字是粘着而结合面窄的。赵元任在分别说明各个角度的分类性质和意义之后，最后选择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即从结构的角对复字进行分类的方法，详细举例讨论。从结构的角对汉语复字进行分类，结果得出如下一些基本的类别：

- (1) 主谓复字。从所获得的意义看，主谓结构的复字总是外中心的，就是说，它的功能既不同于第一个成分，也不同于第二个成分：

天亮 地震 海啸 春分 夏至 霜降 冬至 耳鸣 头疼

气喘 年轻 性急 手松 命苦 发指 神往

- (2) 并列复字。并列复字在意义上属于内中心，但中心不是两个成分之一而是两个成分之和，换句话说，在于两个成分复合之后所形成的新的意义上。并列复字与同样采取并列形式的一般短语的差别在于它的成份的次序不能颠倒（只有少数例外）：

灯火 行列 烦恼 长进 贵重 矛盾 踊跃 依靠 刚才
艰难 告示 大小 长短 山水 招呼 干净

- (3) 主从复字。这样形成的复字在意义上属于典型的内中心结构。主从结构，或称为修饰结构，显然中心总是落在被修饰语上：

冬天 鸡眼 香料 虚心 黄油 导师 插图 住宅 飞机
眼前 这里 步行 轻视 胡诌 肤浅 雪白

- (4) 动宾复字。动宾复字在意义上是外中心的，成分之一一般具有粘着的结构性质因此两者一般不允许分开用：

打猎 注册 告辞 纳税 布景 值班 修行 抱怨 怀疑
注意 知己 点心 行政 照相 失望 缺德

- (5) 动补复字。动补复字以第二个成分在性质上不属于前置动词的宾语而与动宾复字相区别：

延长 缩短 提高 降低 看见 感到 赶上 说明 革新
规定 记住 赶上 遇见 改善 打翻 冲淡

复字裂变而生词缀和因此而得到认定的派生词，这是汉语语法变化导致词汇变化的一个生动的历史事实。须要指出的是，复字作为词汇范畴对应于传统的汉语语法理论所谓合成词，合成词又分别复合词和派生词两个次类，因此，有关派生词的结构分析同样应该纳入复字的分类范围：

- (1) 前缀复字。复字前置成分出现虚化因而成为典型的前缀的很少，多数是一般也称之为前缀而实际是复字中有广泛结合力的成份，有的学者称它们为类词缀或准词缀：

老虎 老鼠 老鹰 老大 老二 老王 老李; 第一 第二;
 初一 初十
 可爱 可恶 可见 可怜 可靠 可口 可恨 可笑 可疑;
 自动 自发 自给 自命 自杀 自由 自治 自转; 好办
 好吃 好看 好受 好听 好闻; 难办 难吃 难看 难受
 难听 难闻

- (2) 后缀复字。典型的后缀多数轻声，表示复字的语法功能。一般也称之为后缀而实际是复字中有广泛结合能力的成份的后缀，比同样性质的前缀要多得多：

这儿 那儿 今儿 明儿 玩儿 火儿 花儿 馅儿; 椅子
 桌子 刀子 剪子 包子 饺子 儿子 孙子 刷子 拍子;
 木头 石头 前头 后头 想头 念头; 锅巴 泥巴 篱笆
 尾巴 结巴 哑巴; 这么 那么 多么 怎么
 编者 读者 记者 作者; 当然 公然 果然 忽然 竟然
 虽然; 本来 从来 后来 近来 向来 原来; 夫人 工人
 媒人 丈人 证人; 技师 教师 律师 讲师 牧师; 姐夫
 妹夫 姑夫 姨夫; 才气 习气 客气 俗气 福气 运气;
 翻腾 闹腾 喧腾 折腾; 但是 可是 就是 老是 要是
 总是; 恶化 丑化 腐化 美化 酸性 碱性 中性 烈性

- (3) 叠字复字。按照 Bloomfield 的认识，叠字可以看作一种变化，也可以看作一种后缀。赵元任（1968）指出，叠字之不同于一般后缀，在于它没有固定的形式，它采取它所附着的形式或者这形式的一部分：

爷爷 奶奶 姑姑 舅舅 蚰蚰 蝻蝻 猩猩 星星 哼哼
 痒痒

2.2 现代汉语词汇学观念理论

反对用语法学的观念而强调应该用词汇学的观念对复字进行结构分析的是语言学家刘叔新。他认为(1990),大多数复字—刘叔新根据其词式理论称之为复合式—在形式上近同于语法结构,因而彼此间有一定程度的因素关联。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把复合式的结构和句法结构混同起来。他批评说,一般词汇或语法著作把某些复合式结构称为主谓式、动宾式、偏正式(即赵元任所谓“主从”结构)、述补(即赵元任所谓“动补”结构)、联合式(即赵元任所谓“并列”结构),这种完全使用描写句法结构的语法术语来命名本质上是词汇现象的结构方式的做法是欠妥的,至少就有混淆词汇性的复合式结构和语法的句式结构之嫌。为了澄清观念,刘叔新提出把复合式改用下面称“格”的方法概括复字的各种结构类型。具体说来,刘叔新把复字分析为如下几种情况。

- (1) 质限格。如: 报纸 岩石 木船 果酱 家事 黑板 黄酒
肥料
- (2) 态饰格。如: 追加 徒劳 耳语 彩排 推论 倒卖 频传
累计
- (3) 支配格。如: 司机 开刀 跳水 司令 作文 写生 撑腰
烧心
- (4) 补足格。如: 说服 制止 冻结 推翻 冲淡 提高 降低
延长
- (5) 陈说格。如: 日食 目击 蜂拥 天空 地震 霜降 春分
夏至
- (6) 并联格。如: 解剖 贡献 混乱 国家 尝试 手足 抵牾
心腹
- (7) 重述格。如: 茫茫 框框 洋洋 落落 汪汪 遥遥 爸爸
妈妈

- (8) 统量格。如：人次 架次
- (9) 表单位格。如：书本 布匹 人口 信件 房间 车辆 地亩
- (10) 杂合格。如：财迷 球迷 开锅 落选 捣鬼 狼狈 亏累
木耳
- (11) 前衍格。如：老虎 老九 第一 第二 初一 初十 见笑
见怪
- (12) 后衍格。如：味儿 信儿 椅子 桌子 热乎 近乎 想头
奔头 本着 朝着 医生 书生 突然 忽然
护士 战士 读者 作者 值得 免得 尤其
极其

刘叔新所主张的用于分析复字成份之间的结构关系的词汇学理论，强调要从词汇学的观察角度或立场建立自身的评价机制，而用以描写这种评价机制的术语体系既须有别于语法上的种种考虑，同时还应该大略有别于单字复合而为复字的构造方法或者说新复字产生途径方面的种种考虑，并且为了有效区别于后者，别具匠心地将复字的结构方式为“词式”。“词式”这个术语的创造，以它跟句式相对待的关系更加明确地标识或昭示了词法和句法这两个相关范畴的对立。

2.3 理论解释的限度

把上述两种观念的理论的工作情况做一粗略的比较可以看出，两者在面对相同的现代汉语复字词汇解释对象时，不仅表现出对复字结构特点的观察有相同的注意立场，而且对于所能做出解释的复字的分类以及所分出来的不同类别之下的复字的概括情况也大体一致；所不同的主要在于用以描写复字结构类型的术语存在差异，就是说，譬如“日食”，偏重于做语法学观察的理论把它归类于“主谓”，而偏重于作词汇学观察的理论把它归类于“陈说”；又如“司机”，前者把它归类于“动宾”，而后者把它归类于

“支配”，等等。

当然，从各自划分出的类别的情况看，两种理论对现代汉语复字的评价结果并不完全等同，但差别似乎只在分类项目的多寡之间，而多寡其实只反映分类工作的粗细，很少表现出互相对立的情况。譬如，词汇学分析的结果是区别“质限格”和“态饰格”，而语法学分析的结果则把两格下面的复字统一纳入一类，共称为“主从结构”或者“修饰结构”。

在两种不同主张的复字分析理论之间，一直存在着一个十分令人迷惑的问题，就是：据以分析或评价复字结构关系的基础在哪里？换句话说，构成复字的结构关系的两端联系着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单字，单字的形式还是单字的意义？我们注意到，无论哪一种解释理论，从所采用的术语的内涵看，其实都主要参考了作为复字成分的单字的意义方面，而这其实也是造成两种解释理论交叉难免、分解不能的直接的原因。举例说，刘叔新把某些所谓无论从形式还是从意义着眼都不可能获得语法结构关系性质的解释的复字集合在一起称为“杂合格”，以他对其中“财迷”、“落选”、“狼狈”、“木耳”等单位所作的结构分析尤其容易看出，刘氏词汇学解释理论的主要参照点在意义；相对而言，赵元任较多采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则刘氏认为不好归类而一股脑儿收进“杂合格”的复字便都不难找到归宿，具体说，“财迷”可以归入“主谓”，“落选”可以归入“动宾”，“狼狈”可以归入“并列”，“木耳”可以归入“主从”。毫无疑问，赵氏语法学解释理论的主要参照点在形式，但这形式并非就是复字组成成分之间结构关系的语音表现，而是反映复字组成成分的表层意义结构关联的语义表现。汉语的语言机制决定了“形式”这一术语在用于语法分析时的不彻底性，换句话说，在从形式的角度对汉语作任何方面的语法学的结构分析时，总不免带有意义的特征。

我们认为，在现代汉语的词的确切问题一直未能很好地获得解决的情况下，争论两种不同的复字评价机制以及相应使用的两种术语体系的优劣

得失，或许并不是很须要急切做出裁定的问题。我们倒是觉得，如果我们所主张的字位观念亦即将汉语词汇单位大别为单字和复字两类的主张能够得到科学的承认的话，那么，汉语语法的原则也许有希望得到更大范围的贯彻，从而也使得传统上以语法术语描写复字结构类型的做法成为正确而有效的一种选择，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也得利于汉语语法更多地兼顾意义的独特的语言品质。

3 联绵复字论

3.1 联绵复字

在我们为复字定义的范围內，联绵复字的概念全等于传统意义的联绵词。就是说，一个被称为联绵复字的汉语词汇单位，必须具备“两个音节连缀成义而不能拆开讲”的语义表达特点（黄伯荣、廖序东，1980）。传统认识的联绵词，在语音形式上大部分还表现出双声抑或叠韵的特征，并且具有明显的以形声字为标志的文字形态——我们称之为复字的亚形态，譬如：忐忑，踌躇，腼腆，朦胧。亚形态是文字——具体说，汉字——语言功能的积极表现，而成分采取相同形旁的复字亚形态进一步成为使用汉语的人识别联绵复字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标志。

但是，存在于现代汉语中的联绵复字在形式上并不纯然如一。有些联绵复字，固然具有成分意义为零必须连缀成义这一唯一作为联绵复字定义标准的语义表达特点，但在形式上语言机制却做了变通，即作为成分参加进来的两个无意义的单字不再以双声和叠韵为限，同时也在亚形态的标准之下做出了让步。事实上，很多现代汉语通论性著作把下列非双声叠韵但具有亚形态特征的复字纳入联绵复字的范围，如：芙蓉；有的著作甚至把某些并不具备亚形态特征的复字也一起归为联绵复字，如：权舆。

3.2 残息复字

在目前语法学和词汇学对于复字的观察和分析存在交叉甚至分歧的理论背景下，我们姑且避开争论而只在复字作为现代汉语的一个重要的词汇范畴的意义上给予关注。我们觉得，无论上述哪一种理论，对于复字词汇事实的解释也都没有达到十分彻底的程度。我们还没有见过对现代汉语全部复字一一进行分类描写的先例，大多数的语法学抑或词汇学的著作似乎都只满足于对于已经确定了描写的标准或方法的复字类别进一步“举例说明”。遗憾的是，大量没有进入“举例说明”范围的复字，虽然其中不少成员我们能够依据可以把握的一定的分类标准适当地予以归类，但事实上依然有相当数量的复字因为很难适应标准而客观上无类可归。我们说某些复字很难适应标准，意思是说：要么结合在复字中的两个单字的意义比较晦涩以至无法借以了解两者之间的结构关系，要么虽然两个单字的意义依然分明但意义并不能直接提供了解两者之间的结构关系的信息，从而造成这些复字的结构特点在一般人意识中的模糊性。作为成分的单字意义零无化和随之而发生的成分间的意义复合关系无解，是现代汉语中相当一批复字生存状态的极限，而联绵复字则是对复字的这种极限生存状态的最生动的描写或解释。鉴于目前有相当数量的复字已经出现其生存状态向极限形式发展的倾向，并且我们注意到复字自身固有信息残缺是导致这种倾向发生的现实原因，我们把这种在一般使用现代汉语的人的意识中对于其中成分和成分之间的复合关系至少有一方面感觉模糊的复字称为残息复字。

按照我们对现代汉语复字意义表现情况所做的大致的考察，为了便于称述，我们把残息复字大别为如下五类：

- (1) 成分无息复字。所谓成分无息复字，是指原本或许并非联绵复字，而由于时代消磨，特征变异，现在已经具备或大致具备了联绵复字的形式和意义特点。形式之谓，不仅是指作为汉语复字的亚形态这一特别用以表现联绵复字的文字形态，而且是指从语言的角

度看一部分这类复字所反映出来的双声、叠韵特征；意义，则是指这类复字的成分单独出来意义不显而必须作为复字才表现出可资识别的意义的语义表达特点。这类复字大多用于书面语，譬如：

绚烂 芳菲 漫漶 婵媛 潺湲 嶙峋 诙谐 踊跃 跌宕
 纪纲 伉俪 张皇 襁褓 贤劳 刍蕘 扶摇 侥倖 料峭
 陶冶 攻讦 蕴藉 卓绝

- (2) 义源失息复字。所谓义源失息复字，是指成分具有为现代使用汉语的人所识别的明显的字面意义，但复字的真实意义一般并非成分字面意义直接复合而得，而是或者属于一种高度引申的意义，或者属于一种比喻的意义，但这意义的获得途径很难为一般人所识。这类复字在口语和书面语中都相对常用，如：

盘缠 泛滥 警察 姑息 练达 缠绵 梨园 轩昂 招摇
 出挑 瓜葛 投合 要挟 败北 行李 苗条

- (3) 整体失息复字。整体失息复字指的是成分的意义或隐或显，但都不能提供获得复字意义的有效信息，就是说，这样的复字在一般使用汉语的人的意识中属于语义未知的复字。这类复字只见于书面语，带有浓厚的书面语色彩，如：

屏藩 安澜 权舆 苛察 乖戾 湫隘 涓埃 悬揣 恫颡
 慧黠 搏节 殒越 睽违 麇鼎 抵掌 俯张

- (4) 成分半息复字。顾名思义，成分半息复字指的是复字只有一个成分的意义显豁可识，因此也不足以作为推测复字意义的完全有效的根据，不待说，这类复字在一般使用汉语的人的意识中仍然属于相当生疏的复字，因此也带有比较浓厚的书面语色彩而很少被用于口语。如：

浏览 铨叙 表率 鸟瞰 洞察 衰飒 肃杀 权诈 凌驾

重沓 旷达 乞丐 穹苍 落拓 罚锾 投缳 禁裔 奥援
不韪 凿枘 亢奋 哀矜 启衅 俞允 底蕴

- (5) 成分失息复字。成分失息复字大都是一些常用的复字，这类复字的意义以及复字成分的意义都十分显豁，只是一般使用汉语的人很难通过对成分所提供的常用意义的掌握进一步了解复字意义产生的途径。如：

方便 痛快 舒服 自在 巴掌 烧卖 除外 胆敢 治安
举凡 错爱 调侃 利落 利索 准备 应用 比方 许多
马上 街坊 家庭 地方 庄稼 性命 害怕 欺负 着急
连忙 着忙 一直 从来 历来 铺张 主张 天良 原谅
加强 牵强 功劳 作业 火烧 打扫 洗澡 逆料 揭晓
倒霉 深沉 进深 紧身 天真 虽然 而且 因为 所以
比方 比如 例如 假如 等于 以及 毕竟 发展 发明
芒种

3.3 一般推论

似乎可以说，残息复字在进步到目前阶段的现代汉语的全部复字中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今天我们感觉到的这个比重的数值无疑是在每天都在发展的历史中所逐渐形成的。我们不夸大这个比重的数值，但是很明显，随着历史的不停的前进，如果社会不发生对于语言的特别干预的行动，残息复字的绝对数值还会继续增大，而残息复字在今后每个时代的人们的意识或观念中的模糊程度也必然同时增加。

部分复字出现向联绵复字发展的变化趋势，并不意味着复字作为语言词汇单位功能丧失，更并不意味着复字一旦被社会认定为联绵复字便会从语言中消失或死亡，自然也不意味着社会对于自己语言的一定程度的失控，因此关于部分复字联绵化的认识不会成为对于使用汉语的人类的一种批评。

我们认为，残息复字现象的出现，其实只标志着语言发展，发展过程中新的复字涌现出来，一些残息复字作为语言的财富可能会被历史保护或封存起来，同时也总有较大数量的残息复字积极地参加语言的工作，从而保持它们的旺盛的生命力，譬如，像“方便”、“自在”这样的复字恐怕是永远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

4 派生复字论

4.1 派生复字

汉语的派生词实际属于语言发展过程的一种衍生物。换句话说，汉语传统上单字为词，原本不可能出现所谓词缀和因此产生派生词并进而形成派生词这一词汇范畴；汉语派生词现象是在汉语大规模地出现复字的基础上发生的语言事实，一方面结合在复字中的单字很容易出现结合面宽的形式特点，一方面一些作为复字成分的单字由于结合面宽而很容易发生义削减的变化，致使一些复字以它们的意义和形式特征向人们展现了一种类似派生词的性质，而包含在所谓派生词里面的相应的成分从而被认定为词缀：前缀和后缀。

4.2 典型词缀

当然，所谓典型词缀也是相对而言，未必能如西方一些语言的词缀具有相当高强的能产性。而且，就现代汉语复字的实际情况而论，意义虚化大都容易发生在复字的后置单字上，所以相对说来后缀较多；汉语结合面宽的单字自然也会出现在复字的第一位置，但意义虚化很少会是复字的第一单字，所以相对而言前缀很少。

一般现代汉语通论性著作较多认为下列复字含有典型前缀：

阿姨；老虎 老鹰 老鼠 老王 老二 老乡；第一 第二；

初一 初十

但这不是没有疑问的。例中除了“老”作为前缀可以认为名实相符之外，其余复字的前置单字其实很难说明它们的词缀性质。“阿姨”原是流行于吴、粤等地区的方言词。20世纪50年代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变化，“阿姨”作为对城市幼儿园的女性工作人员的称谓开始在北方流行，但使用这一称呼的人群十分有限；数十年后，特别是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后，“阿姨”的使用范围更趋于缩小，很多场合人们宁肯称呼“张姨”、“李姨”，而在一些作为职业称呼的公众场合甚至出现以“老师”代称“阿姨”的用法，足见“阿姨”这个词并未在北方生根，因此实际上还不能认为“阿姨”已经成为汉语共同语的成员（张仲霏，2005）。汉语共同语既没有“阿姨”的确定的词汇地位，当然“阿”作为前缀和“阿姨”因此作为派生词的理论考虑也就失去了意义。“第”、“初”两个单字都具有明确的表示次序的词汇意义，并且实际上“第”作为结合面宽的单字所能结合的数字可以多到无限和长到无限，按照一般人的语感很难把譬如“第三十一亿六千四百五十二万九千七百零八十”看作一个词汇单位。所以，“第”和“初”最好还是归入助词——譬如称为“序数助词”——比较妥当（马，2000）。

在一般现代汉语著作中被称为典型后缀的不少而首推“子”和“儿”，举例俯拾即是，如：桌子、椅子、褂子、裤子，天儿、地儿、里儿、面儿。但是，“儿”作为后缀其实很多情况下会发生理论解释的困难。譬如，认定“天儿”是后缀，必须要以“天儿”具有复字的性质为前提，就是说，在形式上“儿”应该是独立于前字“天”的单字而不应该与前字“天”融合为一。“儿”与前字融合为一的观念，固然应以“儿”字曾经独立地作为复字的后置成分为前提，但是并非所有所谓“儿化”复字一例属于后字为“儿”的复字的一种形态，事实上不少情况很难从“儿化”状态还原出想象中可能存在的“儿”字，譬如名词“色儿”，动词“玩儿”。

4.3 发展词缀

事实上，汉语复字自源地滋生出词缀成分的新的事实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上我们看到的不多，许多现在被人们认为是后缀的语言成分多数属于借鉴西方语言的仿造形式，但造成复字形式的情况很少，相比之下前缀更少。

- (1) 前缀: 单边 单打 单杠 单句 单作; 多边 多头 (跟“空头”相对) 多元 (跟“一元”相对)
- (2) 后缀: 美化 丑化 (仿“美化”而生) 腐化 恶化 强化 弱化 (仿“强化”而生); 弹性 酸性 碱性 中性 急性 慢性; 主观 客观 悲观 乐观; 数学 化学 医学 药学; 教员 演员 议员 雇员 海员; 肝炎 肺炎 脑炎 皮炎; 速率 效率 比率 利率

4.4 一般推论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现代汉语的派生词有两种：一种是自源性派生词，一种是借鉴西方语言多数在复字基础上产生的复杂形式的派生词。后者以复字为基础，所以实际上反映汉语复字结构特点变化趋势的主要是自源性派生词。

可以认为，一部分复字向派生复字发展和一部分复字向联绵复字发展，这是两个差不多同时发生并且以差不多相同的速度前进的汉语词汇变化的事实。一部分复字理论上被认定为派生复字，这其实只是汉语语言学要做的事；而从语言本身的角度看，一个复字在性质上属于一般由两个意义充足的实义单字复合而成，还是属于包含了一个意义虚化的词缀成分的派生词，这只反映语言的变化而并不会影响语言本身的工作。

在汉语未来的发展前途上究竟会有多少复字要出现派生复字性质的变化，我们暂时无法估价。

5 结语

本文宏观提出联绵化和词缀化这两个历时性的复字的变化，这当然只是在并且只能是在一部分复字中发生的汉语词汇变化的事实。

复字联绵化，本质上属于语言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许多早期或相对较早产生的复字，全部或部分地成为一定历史时期内汉语使用者意识中无法认识或解释的词汇单位，从而被汉语使用者很自然地在把这样的复字理解为成分无意义或者有意义但无助于对复字整体意义实现理解的模糊实体，以至于可以被认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联绵复字的性质。

复字词缀化是语言自身发展变化的另一个结果。汉语词汇单位大量地采取复字形式，决定了结合于复字中的单字结合面宽的形态特点，而与此同时发生的由于结合面宽而导致的作为成分的单字意义虚化的语义表现，必然导致一部分复字词缀化的结局。

从现代汉语的词汇表现看，复字联绵化和词缀化属于已经看出结果的语言事实，而这一事实目前还呈现着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 黄伯荣 廖序东 1986《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
- 刘叔新 1990《汉语描写词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 马庆株 1997 现代汉语词缀研究，南开大学《语言研究论丛》第8辑。
- 赵元任 1968《汉语口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 张旭 2004 现代汉语形态研究刍论，日本神奈川大学《人文研究》第153期。
- 张仲霁 2005《“阿姨”释义二辨》，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